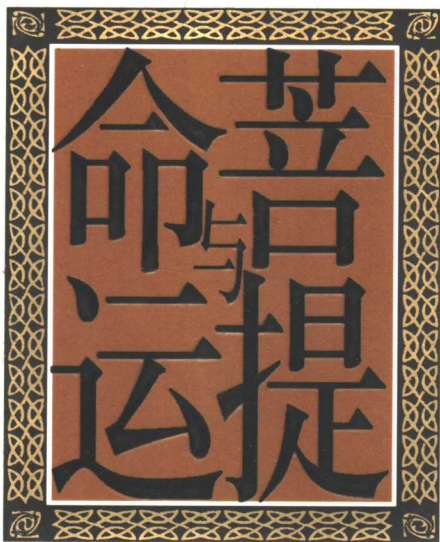


蒋子龙 / 著 ■ 作家出版社



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

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

· 蒋子龙 / 著 ·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菩提与命运/蒋子龙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
(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)
ISBN 7-5063-3528-X

I. 菩… II. 蒋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906 号

菩提与命运

作者: 蒋子龙

责任编辑: 贺 平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9.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528-X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蒋子龙

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碰巧看见一条蛇，
吞吃了我家那只可爱的小花母鸡刚生出的一个
蛋。当时蛇本来就没有的印象，这未免太怪了，
便决定打蛇，见一条打一条。我了一根铁棒，
把头砸扁磨尖，下地割草也带着它。见蛇就打，
颇有一种行侠仗义的气。打到第三天，感到
不对头了。我碰到的蛇特别多，好象占到八岁
见到加蛇的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。而且蛇一
见到我就爬不动了，等着我把它打死。
仿佛天下的蛇都对我束手就擒。我害怕了。发现
打蛇连割草的功夫都没有了。于是扔掉了铁棒，
不再跟蛇过不去。

奇怪的是我不打蛇，蛇就少了。偶而见到
一条，也会嘶哑一声逃进草丛。

你心里想着什么，眼睛里就会看到什么，
对这种习性的感觉就变得特别敏锐。

你写字随便多，是因为你读随便的人多。“随
笔”首先来自人的精神需求，来自社会。
现代人应付这种复杂的生活，需要智慧，

作者手迹

蒋子龙 1941年出生于河北沧县。1960年中技校毕业，同年又考入海军制图学校，毕业后当制图员。1965年复员，当过厂长秘书、生产班长、车间主任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天津作家协会主席。

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76年以短篇小说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引起强烈社会反响。1979年以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再次轰动社会，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；次年又以《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》获奖；1982年的《拜年》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。同时以1980年的《开拓者》、1981年的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、1984年的《燕赵悲歌》，连获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蛇神》、《子午流注》，以及小说集、散文集等30余种，1996年出版了8卷本的《蒋子龙文集》。

出版说明



散文是一种轻灵而又自由的文体，为我国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。数千年来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篇佳作迭出，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观。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，我社隆重推出一套“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”丛书。经过严格遴选，进入本套丛书的作家，都是当代创作颇丰、名满文坛的散文大家。这套丛书，每人一卷，每卷精选20余万字。这套丛书，风格迥然，特色鲜明，令人赏心悦目，美不胜收。读者可一览当代散文大家的不同风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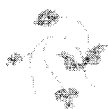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目 录

- 童年就是天堂 / 1
- 拉老手 / 7
- 末代圣人家 / 11
- 生命中的软和硬 / 16
- 时 间 / 19
- 慈祥的火 / 22
- 红军坟 / 28
- 翰墨缘 / 36
- 龙隐洞记 / 47
- 赛里木湖畔 / 52
- 南疆短章 / 62
- 橡胶林 / 69
- 国家的投影 / 74
- 战友情论 / 78
- 父亲这个角色 / 81
- 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 / 85





反省“大师事件” / 93

公园里的老景 / 109

活在数字里 / 119

男人的故事 / 123

体育人生 / 128

婚姻之“痒” / 132

回忆五台山车祸 / 136

欢乐游泳馆 / 145

论风水学 / 149

霸道 / 156

等待车祸 / 163

无冕之王 / 167

拥抱的技巧 / 174

运河的厄运 / 178

水中的面孔 / 187

武夷灵人 / 194

作家之家 / 200

动物表演 / 214

人妖工业 / 218

傻子当红 / 223

鸟语兽言 / 227

美女病毒 / 230

名字的疯狂 / 235

日本的地震性格 / 239

舌头的功能 / 243

闲聊“顺口溜” / 246

杨丽萍“映象” / 250

城市的精神 / 255

都市里的情场 / 259

铁窗外的城市 / 263

当代婚姻大观 / 267

看科学家们打嘴仗 / 272

书和市 / 277

透 绿 / 281

圆的图腾 / 285

大自然之“大” / 289

目

录



3.

童年就是天堂

天堂往往被神话故事描绘得云遮雾绕、虚无缥缈，没有绿色和人间烟火。我所经历过的天堂恰恰相反，那里是一片绿色，而且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翠绿，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……差不多人人都有过这样的天堂——那就是童年。



童年的色彩就是天堂的颜色，它为人的一生打上底色，培育了命运的根基。因此随着年纪的增大，会更加想往能再次躲进童年的天堂。

1.

我儿时的冬季是真正的冰天雪地，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土地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很深的大口子。即使如此，农村的小子除去睡觉也很少呆在屋里，整天在雪地里摸爬滚打。因此，棉靴头和袜子永远是湿漉漉的，手脚年年都冻得像胡萝卜，却仍然喜欢一边啃着冻得棒硬的胡萝卜一边在外面玩耍：撞拐、弹球、对汰……

母亲为防备我直接用棉袄袖子抹鼻涕，却又不肯浪费布做两只套袖，就把旧线袜子筒缝在我的袄袖上，像两只毛烘

烘的螃蟹爪，太难看了。这样一来，我抹鼻涕就成“官”的了，不必嘀嘀咕咕、偷偷摸摸，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有随抹、左右开弓。半个冬天下来，我的两只袄袖便锃明瓦亮，像包着铁板一样光滑刚硬。一直要到过年的时候老娘才会给我摘掉两块铁板，终于能看见并享受到真实而柔软的两只棉袄袖子。

春节过后，待到地上的大雪渐渐消融，最先感知到春天讯息的反倒是地下的虫子。在场院的边边角角比较松软的土面上，出现了一些绿豆般大小的孔眼，我到阳坡挖一根细嫩的草根伸到孔眼里，就能钓出一条条白色的麦芽虫，然后再用麦芽虫去捉鸟或破冰钓鱼。鸟和鱼并不是那么容易捉到，作为一种游戏却很刺激，极富诱惑力，年年玩儿，年年玩儿不够。

二月二“龙抬头”之后，大地开始泛绿，农村就活起来了。我最盼望的是榆树开花，枝头挂满一串串青白色的榆钱儿，清香、微甜，可生吃，可熬粥，可掺到粮食面子里贴饽饽，无论怎么吃都是美味。农村的饭食天天老一套，能换个花样就是过节。这个时候又正是农村最难过的时候，俗称“青黄不接”——黄的（粮食）已经吃光，新粮食尚未下来。而农民却不能不下地干活了，正需要肚子里有食，好转换成力气……

一提到童年的天堂，就先说了这么多关于玩儿和吃，难道天堂就是吃和玩儿？这标准未免太低，也忒没出息了，让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。现代商品社会物质过剩，食品极大地丰富，孩子们吃饭成了家长们的一大难题，家家的“小皇帝”们常常需哄着吓着才肯吃一点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感觉肚子老是空的，早晨喝上三大碗红薯粥，小肚子鼓鼓的，走上五里路一进学校，就又感到肚子瘪了。可能是那个时候农村的孩

子活动量大，平时的饭食又少荤腥多粗粮，消化得快，肚子就容易饿。容易饿的人，吃什么都是享受，便觉得天堂不在天上，生活就是天堂。而脑满肠肥经常没有饥饿感的人，饥饿也可能成为他们的天堂，或是通向天堂的阶梯。我记得童年时候每次从外面一回到家里，无论是放学回来，还是干活或玩耍回来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摸吃的，好像进家就是为了吃。俗云：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！”会过日子的人家都是将放干粮的篮子高高悬于房顶，一是防儿，二是防狗。这也没关系，在家里找不到吃的，就到外面去打野食，农村小子总会想出办法犒赏自己的肚子——这就是按着季节吃，与时俱进。

春小麦一灌浆就可以在地里烧着吃，那种香、那种美、那种富有野趣的欢乐，是现在的孩子吃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。进入夏、秋两季，地里的庄稼开始陆续成熟，场院里的瓜果梨桃逐渐饱满，农村小子天天都可以大饱口福。青豆、玉米在地里现掰现烧，就比拿回家再放到灶坑里烧出来的香。这时候我放学回到家不再直奔放饽饽的篮子，而是将书包一丢就往园子里跑，我们家的麦场和菜园子连在一起，被一条小河围绕，四周长满果树，或者上树摘一口袋红枣，或者找一棵已经熟了的转莲（向日葵），掰一口袋转莲子，然后才去找同伴去玩儿，或按大人的指派去干活，无论是玩儿或干活，嘴是不会闲着的。

甚至在闹灾的时候，农村小子也不会忘记大吃。比如闹蝗灾，蝗虫像飓风搅动着飞沙走石，铺天盖地，自天而降。没有人能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，怎么会有那么多，为什么没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，一露面个个都是凶猛的大蚂蚱，就仿佛是乌云所变，随风而来，无数张黄豆般大的圆嘴织成一



张摧枯拉朽的绝户网，大网过后庄稼只剩下了光杆，一望无际的绿色变成一片白秃秃。大人们像疯了一样，明知无济于事，仍然不吃不喝没日没夜地扑打和烟熏火燎……而孩子们对蝗虫的愤怒，则表现在大吃烧蚂蚱上，用铁锨把蚂蚱铲到火堆上，专吃被烧熟的大蚂蚱那一肚子黄子，好香！一个个都吃得小嘴漆黑。

当然，农村的孩子不能光是会吃，还要帮着家里干活。农村的孩子恐怕没有不干活的，可能从会走路开始就得帮着家里干活，比如晒粮食的时候负责轰鸡赶鸟、大人干活时在地头守着水罐等等。农村的活儿太多太杂了，给什么人都能派上用场，孩子们不知不觉就能顶事了，能顶事就是长大了。但，男孩子第一次下地，还是有一种荣誉感，类似西方有些民族的“成人节”。我第一次被正式通知要像个大人一样下地干活，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，我记得还没有上学嘛，提一个小板凳跟母亲到胡萝卜地间苗。母亲则挎一个竹篮，篮里放一罐清水，另一只手里提着马扎。我们家的胡萝卜种在一片玉米地的中间，方方正正有五亩地，绿茵茵、齐刷刷，长得像蓁草一样密实。我们间苗从地边上开始，母亲坐在马扎上一边给我做样子，一边讲解，先问我胡萝卜最大的有多粗，我举起自己的胳膊，说最粗的像我的拳头。母亲就说两颗苗之间至少要留出一个拳头的空当，空当要留得均匀，但不能太死板，间苗要拔小的留大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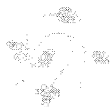
许多年以后我参军当了海军制图员，用针头在图板上点沙滩的时候，经常会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间苗课，点沙滩就跟给胡萝卜间苗差不多，要像筛子眼儿一样点出规则的菱形。当时我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住屁股，新鲜劲一过就没有耐性了，一

会儿蹲着，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喝水，喝得肚子圆鼓鼓的又不停撒尿……母亲后来降低条件，我可以不干活但不能乱跑，以免踏坏胡萝卜苗。于是就不停地给我讲故事，以吸引我坐在她身边，从天上的星星直讲到地上的狗熊……那真是幸福的下午。自从我能下地野跑了，就很少跟母亲这样亲近了。

小时候我干得最多的活是打草，我们家有一挂大车，架辕的是牛或者骡子，还有一头黑驴，每到夏、秋两季这些大家伙们要吃的青草大部分得由我供应。那时候的学校也很有意思，每到天热，地里家里活儿最忙的时候，也是我最愿意上学的时候，学校偏偏放假，想不干活都不行。夏天青草茂盛，打草并不难，难的是到秋天……

秋后遍地金黄，金黄的后面是干枯的白色，这时候的绿色就变得格外珍贵了。我背着筐，提着镰刀，满洼里寻找绿色——在长得非常好的豆子地里兴许还保留着一些绿色。因为豆子长高以后就不能再锄草了，好的黑豆能长到一人高，枝叶繁茂，如棚如盖。豆子变黄了，在它遮盖下的草却还是绿的，鲜嫩而干净。秋后的嫩草，又正是牲口最爱吃的。在豆子地里打草最苦最累，要在豆秧下面半蹲半爬地寻找，找到后跪着割掉或拔下。嫩草塞满了把，再爬到地外边放进筐里，然后又一头钻进汪洋大海般的豆子地。

我只要找到好草，就会不顾命地割满自己的筐。当我弯着腰，背着像草垛般的一筐嫩草，迎着辉煌的落日进村时，心里满足而又骄傲。乡亲们惊奇，羡慕，纷纷问我嫩草是从哪儿打来的？还有的会夸我“干活欺”！（沧州话就是不要命的意思）我不怎么搭腔，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家门，通常都能得到母亲的奖励。这奖励一般分两种：一种是允许我



拿个玉米饼子用菜刀切开，抹上香油，再撒上细盐末。如果她老人家更高兴，还会给我二分钱，带上一个焦黄的大饼子到街里去喝豆腐脑。你看，又是吃……但现在想起那玉米饼子泡热豆腐脑，还香得不行。

我最慊头的活儿是拔麦子、打高粱叶子和掰棒子。每当我钻进庄稼地，都会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弱小和孤单。地垄很长，好像比赤道还长，老也看不到头。我不断地鼓励自己，再直一次腰就到头了。但，腰直过十次了，还没有到头。庄稼叶子在身上脸上划出许多印子，汗水黏住了飞虫，又搅和着蛛蛛网，弄得浑身黏糊糊、紧绷绷。就盼着快点干完活，跳进大水坑里洗个痛快……令我真正感到自己长大了，家里人也开始把我当大人用，是在一次闹大水的时候。眼看庄稼就要熟了，突然大雨不停，大道成了河，地里的水也有半人深，倘若河堤再出毛病，一年的收获将顷刻间就化为乌有。家里决定冒雨下地，往家里抢粮食，男女一齐出动，头上顶着大雨，脚下踩着齐腰深的水，把半熟的或已经成熟的玉米棒、高粱头和谷子穗等所有能抢到手的粮食，掰下来放进直径近两米的大筐箩。我在每个筐箩上都拴根绳子，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，浮着水一趟趟把粮食运回家。后来全身被水泡得像白萝卜，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，母亲用细盐在我身上轻轻地搓……

至今我还喜欢游泳，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练的。在我十四岁的时候，母亲去世，随后我便考到城里上中学，于是童年结束，从天堂走进人间……但童年的经历却营养了我的整个生命，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。我不知别人是不是也这样，我从离开老家的那一天就经常会想家，怀念童年的生活……

拉老手

拉老手

近读国内新版的《蒋经国传》，有一节让我感动。

蒋方良当年不顾一切地嫁给了蒋经国，轰轰烈烈地从俄国跟到中国，最后又跟到孤岛台湾。在她人生的中途蒋经国还曾背叛过她，闹得世界上无人不知，她最终还是全部接受下来，包括蒋经国的思想及其一切。但到了晚年，蒋方良非常孤独，儿子先她而死，自己的身体又不好……



7.

已当了多年“总统”的蒋经国，无论多忙，每晚上必坐在蒋方良的床边，双手久久地拉着夫人的两只手。有话就说两句，没有话就这么拉着手对坐一两个小时。天天如此，直到他逝世。

这就是拉老手！

而现代人则不喜欢拉老手，说：“拉着老婆的手，好像自己的左手拉右手。”更希望拉情人的手或一切小姐的手，说：“拉着小姐的手，一下子回到十八九！”

但，一般人还更习惯于拉小手。孩子是各家的“小皇